

澳門男人的聲音

——記區均祥從藝五十周年演唱會

■ 撰文：沈秉和

十一月七日，「原產地」澳門、享譽粵港澳的著名曲藝家區均祥在澳門永樂戲院舉辦了其從藝五十周年的藝術回顧專場演出，贏得了觀眾的巨大好奇、由衷嘆服、自豪分享。

所以說是巨大好奇，是區均祥本人雖然七八歲就在澳門隨著名粵師劉就學過音樂家陳鑑波（陳卓瑩的兄長），但此後他便長時間在香港歌壇戲班謀生，飄洋過海；到九十年代重回澳門時，他

已是職業離師，期間他的南音活動亦主要在香港舉行。澳門地方小，認識區均祥的人原極多，但少人識寶！主辦單位有見及此，別出心裁地請到一位超級知音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館長余少華教授，由他從一個非澳門人的角度對區均祥的藝術成就作出介紹。

余教授的講題是「在全球一體化下的傳統廣東音樂承傳——大隱隱於市的專業中國音樂家區均祥」，余教授的講話著重指出了區均祥的專業是離師，是地地道道的、真正未受過任何西方音樂影響的中國道教音樂傳承人，非常珍貴且瀕危，有重大學術價值。余教授在講話中又分析了區均祥在吹、彈、打、唱的全面和突出的成就，特別是地水南音演唱的功力，稱許他是曲藝的「百科全書」。余教授在永樂戲院僅僅二十分鐘的精彩講話，令觀眾耳目一新，它不僅引來了暴風雨般

的掌聲，還迅速引來了大部份尚未全面觀賞過區均祥藝術的觀眾心底產生疑問：「真係咁犀利？」他們不能不全神貫注去尋找答案。事後，當地的一位著名文化人讚歎主辦單位這一出格安排是「兵行險著」，而這一著又行對了。主辦方則表示了然於胸，勝券在握，因為早知道區均祥絕對當得起！



區均祥、杜瑞華演唱《霸王別虞姬》



鑼鼓八音合奏《關公送嫂》

隨後的演出令澳門的觀眾著實瘋魔了。兩節的精神音樂，他們領教到了區均祥時而色士風、時而小提琴的出色演奏功力，尤其在演奏《走馬》時，一聲吆喝，弓如雨下，那種駕臨一切的領奏功力頓時調動起全場觀眾的熱情，彷彿剎那又重回到充滿嶺南風味的五十年代歌壇。稍整衣妝之後，區均祥接著獨唱了澳門鼓味歌王李向榮的名曲《雲雨巫山枉斷腸》。所以挑選這首曲，深層次地見出了區均祥這個人的藝術特色內涵，即情重。當日年幼的祥仔出入於澳門同義音樂社學唱曲時，一位慈祥的長者指點過他，他就是李向榮。今日，區均祥在歌壇有成，他重唱李向榮的名曲，自是一份味在心頭的深厚致意。不獨如此，此曲開首的獨特打引接反線腔，區均祥又刻意用上了他的恩師、色士風名家林兆鑾喜歡的更低一板線的唱法。觀眾聽過了區均祥的演唱後，才發現世上竟有如此蒼涼的男聲，不禁令大家心頭一凜：區均祥用情之深，深不可測！他的滄桑之味令人如飲醇酒，入喉不覺，到腸方知，確是「歌如話」；其

跳躍字的掌握又每令人覺著一種不經意的音樂旋律，幽幽的便滑進你的耳根：「話如歌」，舒服得緊！在在均顯出他所代表的澳門小城風格：人情味極重。在演唱會中，他安排其賢妻獨唱一曲《祭金嬌》、他和其義妹林建華（林兆婆的女公子）合唱一曲《紫鳳樓》，凡此俱為區均祥重情重義的藝術人生的點睛之筆！清代陳其年有詞：「萬事關河人欲老，一身花月情偏重」，區均祥信足當之。

當觀眾尚沉吟在區均祥那深醇的低音氛圍時，另一番驚喜令觀眾不由得不由衷佩服余少華教授的先見之明，這就是是晚的重頭戲，由區均祥分別以大、小笛模仿平子喉的腔音「唱」出梆子高腔的粵曲《關公送嫂》，由穗港澳曲樂名家余世傑、陳仲琰、余茂、司徒紹等伴奏。這種源於珠三角傳統「鑼鼓櫃」遊行演奏的方式，環顧於今樂壇，相信能懂能玩的已是鳳毛麟角。區均祥吹出了腔音，台下觀眾隨字幕打出的歌詞細聲模仿唱和，這種情景連某夜夜出入澳門戲院曲座的某專欄作家亦慨歎得未曾見：想不到嶺南曲藝仍有如斯大的魔力！

是夜拔刀相助的香港著名唱家羅秋鴻，是祥哥的好友，和祥哥時常就曲腔切磋打磨。筆者曾眼見羅秋鴻在十月份李向榮紀念演出前兩日的彩排時，因為祥哥臨場就《敲碎別離心》的一句「我傷心景物全非舊」度出一個「冰魂」低腔，兩人馬上密拉細唱，務求立即出味，這種拍和與唱者共同創腔的場面今時真的不易有了，因為一要求彼此的技術好，更要求彼此的藝德高，心胸闊！當晚他倆唱出一曲諧趣曲《王大儒供狀》，一個莊中有諧，一個誠惶誠恐，

而又各自撻腔交鋒，水火相融，真是羨煞幾許資深唱家！

「檀板三敲叔嫂義，楚歌一夜海山盟」，這是筆者為區均祥曲藝晚會所撰的聯語，由香港著名唱家李天弼老師以魏碑精心題寫，展於台前「吉慶里」的趙龍大門布景兩側，為是晚演出點綴出一番嶺南文化底韻。「檀板三敲叔嫂義」指的是前邊說的《關公送嫂》，而「楚歌一夜海山盟」指的正是壓軸南音、一首由前輩藝人朱老丁（朱頂鶴）、許豔秋原唱的對唱南音《霸王別虞姬》。區均祥本人已未唱此曲甚久，他說上次唱此曲是二十多年前和著名女曲藝家吳詠梅合唱的，記憶力奇佳的他也笑說要聽返幾次至記得。合唱者杜瑞華本身原是子喉唱家，但對唱南音，且用低沉的G調演出卻是破題兒第一遭。由於近期她演出頻密，故演前的操練也



余少華教授介紹區均祥的藝術成就



區均祥一曲《雲雨巫山枉斷腸》向歌王李向榮致敬，杜泳拍和



區均祥、羅秋鴻演唱《王大儒供狀》

僅得幾次。幸而，在祥哥的帶引之下，加上她用功苦學，兩人的首次南音合唱便擦出火花，祥哥在別姬之後那一段：「丈八蛇矛忙舉起。連隨踏上馬烏騮。冲天怒氣呼三擂。金鼓碎。」使眾多樂迷在見識其慣常的低迴幽怨的曲音外復睹其沉雄勁度，若見霸王神勇之再現；而虞姬的一大段乙反南音「我地多情主。你莫太心癡。自古鴛鴦同命，都有一日分離。」亦若得其宛轉帳前之概，難怪演唱至深夜十一時半過外，觀眾仍凝神不捨也。

執筆時喜獲以下兩個消息，一是當晚演出已由瓦舍曲藝會製成DVD，並準備交由百利唱片公司發行。其二是區均祥剛獲特區政府通知，獲頒授本年度文化功績獎狀，授勳儀式將在零九年一月十六日舉行。眾多曲迷盼望著和祥哥分享這一歡樂！

撰文：曾丹楓

八十高齡的梅姨幾十年不唱，破例開腔唱半支《嘆五更》唱出這地師娘腔味。



新進南音歌手唐小燕唱新曲《李清照》



零零八年歲末，南音歌迷終於等到傳之已久的已故杜煥賢師的自傳式說唱南音唱片《漂泊香江五十年：地水南——全本失明人杜煥憶往》正式發行。十二月十七日晚上，在中央圖書館隆重舉行唱片發佈暨南音演唱會，是晚節目由中國音樂資料館館長余少華教授主持，並由該館名譽研究員吳瑞卿博士作簡短發言，中大音樂系系主任麥嘉倫教授致謝詞，何耀光慈善基金會代表何世堯先生亦出席了儀式，場面簡單而隆重。南音歌迷一早就擠滿了整個演講大廳，氣氛非常感人和溫馨。

地水南音 一代宗師——杜煥



漂泊香江五十年

這一套六張的CD是杜煥晚年自創的南音作品，全長六個多小時，分十二章。這份珍貴錄音由學者榮鴻曾博士於一九七六年在富隆茶樓為杜煥製作，其來由是杜煥曾向其提及從前在妓寨煙館演唱時，經常根據當天的某節新聞，即興地以南音體裁編排新歌唱出，榮博士聞此靈機一觸，就建議他以自己的一生編一首新曲，杜煥初時極不願意，但經榮博士的再三要求，才勉強答應。他總共用了六天時間把《憶往》唱完。榮博士認為，除了藝術價值以外，這種不用起稿、無由斟酌改寫的錄音見證了中外幾千年來口傳文學創作的潛力及貢獻，是「順口成章」創作過程的稀有實例。

發佈會的第二部份由眾多難得的南音高手先後唱出多首南音。新進的南音好手唐小燕先唱出新編曲《李清照》。唐氏近年進步有目共睹，假以時日更上層樓。繼而由今日地水南音的中堅人物區均祥唱出《客途秋恨》，祥哥今晚的演出可稱為歷卷之作，其特色是緊緊捏住一個「留」字訣，讓感情激盪而不逸瀉，始終牢牢地吸攝著聽眾的注意力，確是爐火純青之境。尤其在唱至上卷最後一句「由得天邊明月，照向別人圓」時，逕自以乙反音調貫注在「別人圓」三字，從技術上是提示了下卷即是乙反南音的開始（聞擊柝，夜三更），但更貼切些講是因情造腔，以悲情說喜話，真個是把「苦」字咽成了黃蓮，



區均祥唱南音經典《客途秋恨》爐火純青。

其言可及而後後不可及，雖至此「東船」名家二胡杜泳、簫區均祥、秦琴吳詠梅等

其苦可及其酸不可及，難怪至此「東船西舫悄無言」，滿堂屏息，女賓淚盈於睫也。

復有難得到絕頂的此人——年高八十的曲藝家吳詠梅是也。梅姨揚琴嫺熟，秦琴登峰，尤擅師娘腔口，但可惜她已停唱多年。今夜有感於余少華教授的拳拳盛意，遂欣然獻唱《歎五更》一曲。但聽「懷人對月倚南樓」七字一出，便活脫脫是潤心師娘的味道。不說不知，原來梅姨早年與劉就替師等稔熟，而潤心師娘正是劉就之妻，耳濡目染之下，有此修為自然不奇。「今夜聞此琵琶語」，眾南音曲迷當自不恨，但何時才能再聽到這或是人間最後一曲的師娘韻呢！

壓軸一曲由大老倌、南音的出色傳播者阮兆輝演唱杜煥這張唱片的其中一章。輝哥自掌檀板，即興而取第九章，與拍和

名家二胡杜泳、簫區均祥、秦琴吳詠梅等一爐共冶，「傾蓋如舊」，頭一次拍和就像多次演出過的一般精采；以輝哥一向演出風格的跳脫生動，而諸位拍和者卻能如影隨形，瞻前顧後，真個把粵樂的拍和本色發揮得淋漓盡致，令輝哥的演唱如行雲流水般自然妥帖，快慢隨心。光是欣賞這一無縫組合已是難得之一絕，難怪唱罷而有「安哥」，輝哥欲罷不得，遂以一小段《男燒衣》酬謝曲迷，賓主共樂。

節目在主人、客人依依不捨的氛圍下結束，使人驟然省悟到今晚的成功演出實在有聽者的莫大功勞，因為全場熾熱的感情因著場地的恰可而直接傳遞到唱者的心裡，於是手揮目送俱成一境，於是主客的界限歸於泯滅，於是無功利的審美境界得以形成，誰還敢說粵藝粵韻沒有極雅的一刻呢！

替師杜煥，自小被同行稱阿拐，或尊稱拐師傅，是地水南音的一代宗師，香港的文化瑰寶，二十世紀突出的民間藝人。他一九一零年出生在廣東肇慶，一九七九年在香港逝世，一生際遇坎坷，三個月大時失明，家境貧寒，年幼就被父母親送去學藝，隨師傅流浪。十六歲輾轉經石岐和澳門來到香港賣唱，在妓寨和煙館裡都很受歡迎，生活過得不錯，可惜染上鴉片毒癖。雖遇上紅顏知己，但不久妻子和四名子女襁褓中相繼逝世。日據時期歷盡艱辛，光復後雖能暫時恢復戰前賣唱生涯，但是大眾娛樂方式劇變，南音已經曲「古」和寡，使他的生活又成問題。幸好一九五五到一九七零年被邀在香港電台唱了十五年，生活稍為安定。但是現實的電台最終還是取消了他的南音節目，逼著他在街頭賣唱。（節錄自「全本〈失明人杜煥憶往〉」榮鴻曾文）